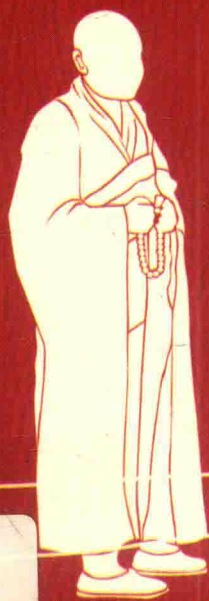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射中良心

余显斌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Y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射中良心

余显斌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射中良心/余显斌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5869 - 4

I. ①射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5551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5869 - 4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02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凿碑高手	/001
为了心中的佛	/004
向敌人敬礼	/006
爱吹牛的老石	/008
薛十七	/010
一个人的坚持	/013
知音	/016
射中良心	/019
沉默的枪声	/022
瓜棚	/026
贼道	/029
背叛	/032
品茶高手	/034
猎鹿绝技	/037
最后一刀	/040
教师的良心	/043
微型偃月刀	/045
无字的留言	/047
铲除心灵的糖皮	/050
出首	/053
夺命的琴声	/055



珍宝	/058
球技	/061
外婆坟	/064
跟踪的影子	/066
蝉蜕	/068
尊重粮食	/070
下套	/072
她拍的只是粉笔灰	/074
湖荡的鸟鸣	/077
热情如花	/080
生死战友	/083
值钱的谎言	/086
自梳女	/089
妙方	/092
喝醉的狗	/094
告状	/096
臭弹	/098
消失的顾大刀	/101
神药	/104
半仙县令	/106
长长的刘海	/109

理发	/112
忏悔	/114
拯救猴子	/117
村主任长根	/120
职责	/122
猎人与猎狗	/125
救赎的通道	/128
炒鱿鱼	/130
莫子瞻逸事	/133
寻找生命	/137
青瓷赝品	/139
小镇汤铺	/142
小莲老师	/146
永远的母爱	/149
一个叫梅的女人	/151
万民伞	/154
笨拙的母爱	/156
小瓜和尚	/159
老王的秘密	/162
羊儿的乳名	/165
你若盛开,清香自来	/167

小狗淘淘 /170

狐媚子 /173

夜晚的影子 /175

左雅的电话 /178

小城文人 /181

百合的百合茶 /184

美女周小艺 /186

不会变质的爱 /189

才能 /192

下钩 /194

我们的合唱队 /197

开花的义务 /200

月到中秋 /202

一双眼睛 /205

断臂 /207

潇洒 /210

国骂 /212

桥梁 /214

拯救老妈 /216



凿碑高手

他是个盲人，偏是个凿碑的高手。他长到九岁，刚认识几个字时，生了一场病，眼瞎了。他爹一声长叹，让他学别的手艺，好长大谋生，可他却不说：只爱凿碑。因为凿碑是他家的祖业。

他初学凿碑，并不动手，而是坐在父亲身边听，一边问父亲凿的是什么字，走的是哪一笔。不久，一听锤声钎音，他就知道是什么字。父亲大惊，说，这小东西是凿碑的料。以后，便有意培养他。

十四岁上，他就精通了碑上凿字，而且篆、隶、楷、草无体不会，无体不精。到了十六岁，各种龙凤花纹，更是刻得栩栩如生。一日，他在石上刻了一串葡萄，颗颗晶莹，他爹摸着胡茬看，突然发现上面停了一只纤黑的小虫，挡住了视线，就伸手去打，虫并不飞走。再仔细看，原来石色不纯，上有一黑点，他就顺手刻了一只小虫。

他爹哈哈一乐，道，我老了，老了。语音中，有一份苍凉，还有一份欣慰。

他凿碑有讲究，尤其对墓碑，上面轻易不凿龙。他说，龙是神，是一个民族的神圣所在，不能随便凿在墓碑上。凿在好人墓碑上，龙能生色，否则，玷污了神灵。

话虽如此，他一生却仍然破过两次例。

一年，丰川大旱，十室九空，省府王督军父亲死去。王督军来了，一辆小车接走了他，要求他凿一块墓碑，碑上有字，且必须有

一龙环绕。

他微微一笑，一杯茶后，开始凿碑，字用隶书，笔笔端庄，让满城书法家见了赞叹不已。待凿龙时，更是让内行人见了个个鼓掌。可惜，龙无二目。

督军忙来请，道：“先生，务请为龙凿上双眼。”

他仍不慌不忙，拿起锤和钎，第一锤下去就偏了准头，砸在左手大拇指上，鲜血淋漓。

他摇头，苦笑：“督军大人，看样子给龙凿眼尚需一段时日，待伤好后再干。”

可是，死人入墓，已在眼前，总不能来一个无碑墓吧。督军急了，苦苦恳求。他一笑道：“看样子，只能用双脚掌钎了，不过价钱可不一样。”

“多少，尽管说。”督军道。

“粮食十五万担。”他掐着长长的手指算着道。

“你！”督军跳起来，红了脸。

“督军大人，我一粒不要，请你拿来救济丰川百姓，也算督军大人的功德啊。”一句话让督军松了口气，连连点头。碑凿好，他准备回去，督军道：“先生就跟着粮车一块儿回去吧，也让丰川百姓知道先生的一番好意。”

他笑，推辞：“这是督军大人的德政，与我何干？我不敢掠人之美。”说完，一揖而去，飘然江湖。

第二次破例，已是十几年后。

一日，有人请他凿碑，上有“樱花之子”四字，并以双龙护碑。他默坐了一会儿，道：“给谁凿？”

“你只管凿，管是谁。”来人很干脆。

“我不接不明来路的活儿。”他冷冷摇头。

“告诉你,这是皇军小野二郎少将。将军战死沙场,临终遗言,要葬在他征服过的土地上,要用他征服过的民族的图腾来服侍他。”来人说,声音如剑,透着寒气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,道:“是大官,少于五万块银圆,想也别想。”

来人愣了一下,接着哈哈大笑:“钱能通神,果然不错。”第二天,银圆送来,他分文不取,发给镇民,可当夜“当唧唧”又被大家扔了回来,落了一屋。

他一声长叹,带几个人,上了后山,一心扑在打理石料上。

经过半个月又挖又炸,用了日军五六百斤炸药。终于在后山寻到了两块上等石料。他笑笑,很满意地说:“一块做碑座,一块做碑。”

然后把巨石运回来,一个人关起门来雕琢石料,绝不许人参观。一个多月后,石碑凿成。碑文以钟鼓文雕琢,双龙盘旋,腾龙欲去。最让日军惊叹的是碑座,巨大的石鼓形,上有嵌碑的榫口,四龙盘旋。石鼓四边,云牙海水,樱花灿烂。

日军司令见了,拍拍他的肩,连夸“大大地好”“大大地好”。他抚须微笑,无言回家。

小野二郎骨灰下葬时,最隆重的仪式是立碑,几十个日兵将基座抬到墓前放好,然后又抬起巨大的石碑,向基座榫口插去。日军司令带领日军,在墓前列队致敬。

石碑落下,“轰”的一声,震天巨响,基座石碑粉碎,日军顿时血肉横飞。原来,他所要的炸药,除用了一小部分外,其余全部藏在挖空的基座里。

日军气势汹汹。围了他的家,破门而入,里面空无一人。

以后丰川人再没有看见他。



为了心中的佛

他是一个和尚，却不诵经不礼佛。每天，他望着佛寺发呆。

师父长叹道：“你望什么？”他回答：“好美啊。”说着，指指古雅的佛寺，佛寺的飞檐翘角，在蓝天白云和大山的衬托下，别有一种美的感觉。

在寺庙里，他做了十五年僧人，没记住几句经文，可是，所绘的各种亭台楼阁、湖泊假山的图纸，却挂满禅房。他人虽在寺庙里，名声却早已飞到了外面的世界。

在他二十二岁那年的一个早晨，一队人马进了寺庙，带着皇帝的圣旨，对着和尚们宣读：皇贵妃仙逝，圣上心痛欲绝，发誓要修一座天下最美的陵寝。然后，口传圣谕，让他下山，设计建造。

于是，他随着大队人马下山。

耳边，是师父的声音：“你下山一定凶多吉少，要解此灾，唯有一法。”

“何法？”他问。

“装疯，可躲一厄。”师父数着念珠。

他摇头，叩别师父，走出殿门。

几天后，他拿着自己的图纸去拜见皇帝，细细述说着自己的设计规划。皇帝眉开眼笑，眼光发亮，当即授予他二品官职，并让他负起建造陵寝事宜。

“贫僧可负责建造陵寝，但不愿为官。”他推辞。



“不愿为官?”显然,皇帝不理解。

“不可能!”所有官员都瞪大眼睛,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他掸掸僧袍,笑了,缓缓退下,依然粗衣布衲,走向了施工场,亲自监造。有时也与工人一块儿搬料、扛木头。

十年过去了,整整十年,一个青春年少的和尚如今已步入中年。由于长期的劳力,由于艰难的调度和运作,他的鬓角,已见星星白发。

十年艰辛,十年血汗,一件绝世的艺术品出现在人们眼前。

一座高大的、金碧辉煌的建筑矗立在蓝天下,红墙如胭脂,让人晕眩。

皇帝见后,感动得泪水直涌,喃喃道: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,爱妃,它只配你住。”

第二天,皇帝召他上殿。所有的大臣都十分羡慕,知道这个和尚发达了,而只有他仍静静地,微笑着站在宫殿上。

“来啊,把他的右手砍了。”皇帝吩咐卫士。

他微笑着,伸出右手,好像一点儿也不意外,连皇帝也惊奇,问:“你怎么不问为什么?”

“早已知道,何必再问。”他淡淡地回答。

“知道什么?”皇帝惊讶。

“你怕贫僧再为别人设计,所以如此。”他仍波澜不惊。

他的右手被剁下。他并没有离开,而是在陵寝周边徘徊观望,同时,在陵寝对面不远的山上,挖了一个洞。洞挖完不久,皇帝又让卫士带他上殿。他依然青衣布衲,飘飘而来,对着皇帝微微一笑:“我一切皆了,可以死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朕要处死你?”皇帝睁大了血红的眼睛。

“我手虽断,可思想仍在,你怕我为别人设计更好的建筑。”

他说。

受刑那天,他提出要见师父。师父来了,须发斑白,一如十多年前一样,摸着他的头顶道:“你既知道难逃一厄,为何还要下山?”

他微笑,仍如少年时,望着远处殿阁楼台道:“为了心中一个美丽的梦。”死后,按他的要求,一部分骨灰葬在他挖的洞里,和自己的设计遥遥相对;另一部分被师父带回了山上。圆寂前,师父指着骨灰罐,告诉身边其他的弟子:“把他的骨灰放在我的塔中,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佛家弟子,在他的心中有一尊不变的佛,那就是美。”

向敌人敬礼

他是一名神枪手,一支枪,百发百中,是军中出名的枪王。他的枪弹,从未虚发。

有一次,将军命令:你的任务就是埋伏在暗处,监视着阅兵广场,严防敌人破坏。记住,据内线报告,敌人的那名神枪手就潜伏在城里。

他听后,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一动。对于那个家伙,他太熟悉了,那是一个有着鹰一样的眼睛、熊一般身躯的家伙。曾经,他们相遇过,都同时躲避对方,又同时射击,又在同一时间受伤。这是他狙击生涯的耻辱。

他找了一个三面是砖墙,另一面面对广场的地方,用破席子



做好伪装,然后藏在里面,悄悄地用望远镜观察起四周的动静,开始履行一个狙击手的职责。

他,在冰冷的观察中等待,等待着另一个狙击手,一个给他带来过耻辱的狙击手。

进城仪式正在紧张地进行,旗帜招展,鼓角齐鸣,口号声如雷贯耳,正在向广场这边行进。他能想象得到,将军正骑在马上,向人群招手致意。

他的汗流了下来,到现在,他还没有发现那个人的影子,那个有着鹰一样眼睛的人。他转动着望远镜,手心都是汗。他怕,怕就在这一刻,敌人的枪会打破宁静,先发制人。

突然,他的望远镜停住了,在他的视线里,一个潜伏的黑影,熊一般壮实的人,正隐藏在广场右角一个残破的角落里,身上盖了一些稻草,伪装得很好。如果不是那人也在拿着望远镜观察,是很难被发现的。

同一时间,他发现,对方的望远镜也对准了自己。他心里一惊,忙抓起枪。对方,也在这一刻抓起了枪。

可是,双方的枪都没有响:在他们的瞄准镜之间,同时晃动着一个人,一个五六岁的孩子,正举着气球,笑着,跑着,把所有的幸福和稚气,都抛洒到阳光中、空气中。

谁先动手,谁就会抢得先机,就可能让另一个人从此失去还手的机会。可是,首先,得打倒那个孩子。

但,双方的枪都在这一刻为一个花朵般美丽的生命沉默了。

孩子终于被一个妇女拉走,他本能地一个翻滚,躲避着,对面并没有枪声。他抬起头,再望过去,那边,早已没有了那位狙击手的影子。他飞快地跑下高塔,冲向对面,来到那个人埋伏的地方。在那儿,他看到除了一地揉碎的烟末之外,什么也没有。

那人显然在矛盾中挣扎了很久,然后,见自己已经暴露,不得不停止了这次暗杀行动。

他知道,那人本来是有机会的,只需一枪打倒小孩,再迅速地发射第二枪,一切都可解决,可那人没有。

对着那块空地,他默默地举起手,默默地,行了个庄重的军礼,说:“兄弟,你是个真正的军人,哥们儿佩服你。”

爱吹牛的老石

老石是我们单位的看门人,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,腰板倒挺硬朗,一看就是一个干过力气活的,而且很积极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。

我们问,老石,咋起得这么早?他怎么说?哎,干哪一行务哪一行,千万不能耽搁了工作啊。那口吻,好像他干的是件多了不起的工作似的,不就是看门吗?还工作呢。私下里,我们说他假积极。

除了假积极,他就爱吹牛。

他说什么来着,他说在解放战争的时候,他在战场上捉住了一位国民党的军长。

听听,军长哪!是那么好捉的么?是河里的鳖么,你想捉就捉得到么?老石硬是把牛吹死了,吹得我们捂着肚皮笑,连我们的科长都笑出了泪,他还不停嘴,还以为我们在欣赏他的故事呢。其实,我们是讽刺的笑,如未庄的人笑阿Q一样笑他。那傻老



头,他还不知道呢。

他说,他在战场上捉了一个伙夫,却怎么看怎么也不像伙夫。伙夫有那么胖吗?伙夫的脸有那么白净吗?伙夫的手有那么细腻吗?他连提三个“吗”,一本正经的样子,想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。果然,有效果,我们不笑了,聚拢到他身边,认真起来。

他说:“你究竟是什么人?”那人说:“我是个伙夫,解放军同志。”

他说:“你个家伙,不老实。好,到连部去说个清楚。”

于是,他说,他就押着那个家伙,向连部走去。到连部,那家伙也说是伙夫。连长对他做完宣传工作,正准备放人时,师长下来检查工作,路过此地,顺便进来看看,一眼就认出了那人,原来,他们是一个军校出来的同学。

说完,他很满意地准备小结一下,说:“就这样,我一个人活捉……”可“军长”二字还没说出来,就被一个嘴溜的小伙子接了过去,说“一个老石”,刚好凑成一句话。大家一听,又哈哈大笑,十分快活。老石呢,受了别人耍笑,用手摸摸胡须,笑笑,又忙他的去了。

老石在早晨,也进行操练,而且一招一式,有板有眼。我们站在旁边看,稀稀拉拉的,虽有掌声,但明显地,带着调侃的意味。

老石知道我会几招,问我他练得怎么样。

我笑笑说:“银样镗枪头,好看不中用。”老石不说话,只低着头,一个劲地抽烟。说真的,到现在,我都后悔,我自己练的那几招其实是“高粱秆扎枪——摆设儿”,又怎么能评论老石的呢。

老石最终被我们单位开除,也和他自己的毛病有关。

一天早晨,老石起得很早,就看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往外走,老石大喊一声,据看到的人说,很有些气壮山河的味道。那人

就慌张地往外跑。老石一个扫堂腿，那人立马趴下。在一片喝彩声中，老石揪起那人，却又松了手，还扶起那人，扶到门房，给那人洗洗涮涮，完了，送点钱，放走了。

老石说：“那是我认识的一个乡下朋友，进城打工被骗，没了路费。哎，人要有办法，谁愿做贼？”

这还得了，这不是吃单位的饭，砸单位的碗吗？全单位的人一致通过，开除这个“里通外国”的老家伙。

于是，老石就带着他的被子走了，到哪儿去了，不是我们管的事，我们也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

不久，市里召开一次学习先进人物的表彰大会，在电视里。宣传的是我们市里一位退休的老首长，在一次回家乡探亲后，就积极投身到家乡的捐款助学活动上。为了能多捐款，他竟给一些单位看门，到处拾垃圾，加上自己的工资，十年下来，捐款几十万。

接着，镜头特写：呵，你猜是谁？那首长，就是老石！

大家说，邪乎了，现在还有这样的人？打死我，我也不相信。一定是为了宣传，拉个老石做样子。

大家想到老石那熊样，想笑，一时却又没有了笑的兴趣，只是“嘿嘿”两声，散了。

薛十七

薛十七是地痞。他有一杆枪，而且枪法贼准。

一日，镇长的公子在街上横冲直撞，一街的人都纷纷回避，薛